

聖處女的被污

樊心華 著



上海大光書局印行

聖處女的被污

樊心華著

上海大光書局印行

目 錄

聖處女的被污

矛盾

腐屍

無望的熱情

死前的一晚

糖菓

同情

旅夜

新鞋

嚶語

死屍的告別

不朽的詩篇

永遠的愛

誰能那麼正經

夢幻

抱朴子

旅心

鴻爪

白衣老人

蝴蝶的故事

聖處女的被污

因爲愛海而特地跑到海邊上來的。——那偉大的不羈的精靈，那遼遠的無極的大自然，聽牠轟轟烈烈的怒吼，聽牠極聲的呼嘯；並聽牠低微幻滅的細語。看那遠和天之極融渾了的茫茫無涯，看那近岸處細碎的黃沙閃閃浴於日光之下。這一望中的乳白色的朦朧，水綠色的澄波，那輕倩的色調，淡淡的澹澹的烘蓋着整個視線之所及。無限的朦朧，如薄霧般，如輕紗般掩映着白白的浪花，清澄

的水波，蔚藍的天空，以及遠遠的山，遠遠的樹，遠遠的水天交融的點線。這樣神祕的蒼茫之中，像是一整塊的水晶；如是瑩潔，如是清澄，是一整塊無從分無從斷的偉大的結晶，完滿的諧和。任你心靈中如何的鬱結，將如融雪般淨化；任你胸臆間如何衝突，一般地得到同樣的調劑。不容你思慮，不容你回憶，這偉大的週遭，就是你整個兒歡樂的精靈。

岸旁的砂礫上，閃爍着金色的反光；灘頭上迴舞着拍拍的銀濤，那裏有幾個小孩在嬉遊。看他們無羈絆的心情！他們是大自然的本身，是大自然的精靈。他們這樣無思索無掛慮的消融於大自然中。

像我這樣遍體瘡痍的殘軀，破裂污濁的心情，那配享受大自然的處女似的聖潔的光明。偶然在海岸邊走走，不過是刹那的安慰吧了。你們這些人海中的污物，生之遺棄者啊！都想葬身在這瑩潔的聖處女的懷抱中，未免沾污了她吧！

矛 盾

陣雨初霽的開遍山花的原野，碧綠的草地，經過了雨水的洗禮，格外清爽而明淨。黃白的花頭，帶着處女般的羞澀，低垂着她小小的頭兒。嫩綠的草葉，如初醒似地無力地，軟綿綿的一個傾倚在別的一個的身上。清澄明澈的水窪，在草叢間積着淺淺的雨水。映在水裏的雨後的雲氣，從這個水窪中忽而跑向那個水窪去。近處的山谷中，積雨從石隙間奔瀉而下；潺湲的聲響，刺激着耳膜，使人異常

地興奮。天上的彩虹，映在小溪中，架成一座綢製的小橋。躲在雲隙間的太陽，不住地乘隙放射她的光芒；照在碧綠的樹葉和草地上，格外豔麗且優美。整個嫩綠的明淨的原野中，祇聽得山泉的琤琮，和樹葉上雨珠落地的微喘。空氣中滿佈着塞鼻的泥土氣味和草葉的清香。呵，這真是何等美麗而值得留戀的景緻呀！假使這時有個愛人和你擁抱着，並且接了一個長吻；你在她玉臂的輕摟中，你一定要說：“呵，這是最有趣的時候啊！”但是你在一個雨雪的冬晨，在窗中看院外柳絮似的雪花，隨着朔風輕輕地旋舞地飄忽而下。銀色的宇宙，閃爍着耀目的光明；抖慄的小鳥棲息在簷前的柱頭。這清澄的美麗的週遭，你對着牠也曾讚賞說：“這是最有趣的時候呀！”在你接吻淨化的時候，你當然已經忘了；但就是憶起了，你也將說：“呵，這是太無聊了！”

啊，朋友！人類在不同的情緒中，往往自己欺騙着自己吧！

腐 屍

—— 一位青年寫給他的朋友的信 ——

不是你的來信說：“怎麼你只二十多歲的青年，學得這樣頹廢！”否則我早就忘記我是二十七歲的青年了，我總當我是已經白髮森森，背部佝僂着的老頭子了。過去的日子雖則並不算多，但已模糊得很。我的週遭好像有無限層的朝霧密密地圍繞着，一切一切的回憶，都好像包藏在這霧內的雲山，早就褪了色。以前的事物，在現今回想起來，不

過是一些模糊的輪廓，在淡灰色的沉沉死氣中略能辨認出遠山似的高低的影子罷了。在先那種理想的浪漫的山川池沼，祇好在朦朧的水汽裏找“薄霧包藏着的美妙”的比擬，聊以慰藉我待死的心靈吧。未來呢，未來呢，說起來也着實慚愧，却也着實可憐。老實講，像我這樣；我曾被人愛過，也愛過別人。我也曾希望過，也曾失望來。一個人生的歷程，總算走到了盡頭了。一樣一樣不同的事物，在飛快的人生歷程中，我也和所有的人們一樣，應有盡有地見識過了。古來多少大哲學家，大詩人，何曾明確地說出人生是什麼東西來？我當然和別的人們一樣，沒有能力知道一分鐘甚至一秒鐘的未來。但是近幾時來祇要一加思慮，我就覺有一個——惟有一個“死”在未來中等着我在。本來像我這樣一個時代的落伍者，給大自然所淘汰的廢物，還有什麼未來，還能有什麼希望？所以“死”到是大解脫。蘇羅門說：“世界上無論那一件東西，如智，愚，貧，富，苦，樂——都是空虛的，無價值的。人一到死，

這些東西一概都消滅。”雖則我的死還沒有襲來，但牠總有一天會來的。而現在我祇要一想到牠，這些東西就無價值了。這種 Decadent 的思想，當然不應該向正在求學時代的你說的，我知道你也不要我說。但是那能禁得住我不說呢。而你也不要以為我向你這樣說是希求你們的憐憫，徵求你們的同情。不，不，並不，我知道這樣頹廢的思想，是決不能得一個像你這樣血氣方剛的青年學生的同情和憐憫的。而且你祇少要說：“這種待死的廢物的思想，應該和他的肉體一同葬入墳墓裏完全腐化才是。”不過我也何嘗不如是想過呢，你還記得吧，去年冬天我們一同讀周作人譯的希臘小詩：

“我裸體來到地上，又將裸體走往地下。

為什麼要徒勞，既知究竟只是裸體！”

那時你仰在沙發背上，二手在爐火上揉了揉道：“啊既知究竟只是裸體，但是我們在這未盡的人生的歷程中，生活在黑暗苦痛之中，我們在無意識的人生中應該找一點意識，在無意義的人生中應該

創造一點意義。我們應該憑着我們的力換我們的麵包，憑着我們的血換取我們的自由。”我當時是怎麼說的？你試試想想看。我在我的日記簿中還清清楚楚地記着在，我覺得我的論調在或種限度內比你更急進些吧。但是現在呢，但是我現在的勇氣呀，我的未來全被死神所占據了。現在的我，或則可以說是已經死透了的腐屍，在朦朧的月夜，一切消失在不可知的黑暗中，站在墳墓上說我所欲說的嚶語就是了。

其實在如是昏沉，如是溷濁的社會中，為生活的唯一意義之所謂希望者，早就成為失望了。于是死就臨到頭上了。那麼還有什麼話是可說的呢，什麼話是不可說的呢？所有的人生的甜酸苦辣，我是嚐夠了。所有的五光十色，我是看夠了。還有什麼呢，還有什麼呢？還有的不也是這些人生中的甜酸苦辣五光十色嗎？所異者不過形式上的變化吧了。現在嚐也嚐夠了，看也看夠了，于是剩下的“死”就直對我站着了。咳，這樣渺茫這樣不解的人生，恐

怕祇不過是這樣吧。難道還有什麼未來，什麼未嚐過的滋味，未看過的色彩，能在新世界中等着嗎？誰會相信那教士或僧侶的隨口胡編呀！唉，真渺茫，真不可知，但是誰曾知道來呢！

要之人生總是一個不可解說的迷。祇有死是大解脫，是不解說中的大解說。祇要常常想着死，什麼都會跟着死去了。譬如你受過人家的毒罵，你受過人們的侮辱，你的情人摟了別人接吻，家庭如何壓迫你，社會如何困頓你……假使你覺得悲哀，你就得都讓牠們死去。我和你說，人們都是用希望的地氈鋪着他們的前途，到頭來不過是自己拿着糖菓騙得自己不哭就是了！算了吧，這個我也玩得夠了。那麼，我難道想自殺嗎？不，我為什麼要自殺呢？死有什麼好處嗎，死能解決一切的問題嗎？我不知道，我對於死同樣地懷疑。噲，朋友！你不要笑，我知道你一定在笑我了，我彷彿已經看見你站在我對面譏笑了。這却何必呢？我也知道我沒有勇氣，連自殺的勇氣也沒有。

雖則說死是不應該讓牠襲進思想來的，但也何用呢？卽算終身不要讓死在思想中佔了領域去，具着犧牲的精神，和人生奮鬥，我們要反抗一切壓到我們頭上來的惡勢力，我們要革命。但是死早就在半路上等着你了，一切的結果總免不了是死。死就是一切的結果。再說得實在些，在不知道死，沒想到死的時候，祇是不了解人生的生活，在謎裏生活，在霧裏生活。但是……但是知道了死的生活是什麼呢，什麼呢，呀，不也是在謎裏生活，在霧裏生活嗎？真是謎的人生，霧的人生！既是這樣，我們還要打算些什麼？——我也知道我自己打着自己的嘴巴了，但有什麼法子想呢，什麼是應該想的呢。

“飄飄入世，如水之不得不流；

不知何故來，亦不知來自何處。

飄飄出世，如風之不得不吹；

風過漠地，亦不知吹向何許。”

難道人生就是這樣嗎？

我問你，人生究竟是什麼呢？一天一天這樣生

活下去，沉悶，困憊，沒有趣味，也沒有光采，永久像一個無盡的陰森的黑夜，失望如蚊蚋般什麼時候都會向着你襲擊。雖則我也想，必須打定主意做一點事業。工作才是人生的意義，能勞動才能得樂趣。但是我們能作什麼事呢，在這個羣愚團體的社會中，什麼樂趣都早已死光了。所以我不能不如是想。生活有什麼變化呢，今天是吃飯，睡覺，明天不還是吃飯，睡覺嗎？——唉，多麼煩悶的慘白的人生啊！

上月我讀報紙時，我看到上海南京路上的大殘殺，帝國主義者唆使着他們的走卒在南京路上橫行著，那時的羣衆，似乎我是親眼過目的，他們多麼熱烈，多麼勇敢，他們排着隊衝向前去。總算他們做了一番工作，他們祇少暴露了帝國主義者的兇殘。當時我正讀法國羅蘭的大著若望克利士都斐，我深深地記着他那名句“踹倒了我們吧，你們上前去！”我曾經扶着書出神了半天。當時的情景我不必更具體地告訴你了，你想：僅僅祇二十多歲

的青年，竟以老自居起來！假使你要以為我的青年時的血氣竟一時被激發了，並且會忘掉我腐屍的頹唐思想吧。啊，這你錯了，你想死到臨頭了，還有什麼是可回憶的，還有怎樣的血氣能被鼓動呢？那麼我在後悔我以前的革命的瘋狂的生活嗎？不，我也並沒有想到這個。其實有什麼可以值得後悔的呢。假使我當真後悔了，那也是很可笑的。我後悔以前的激烈，和你們笑我現在的頹廢一樣。因為我當時的咀咒頹廢，和現在的蔑視激烈一樣是根據於我的忠實。真是，無是無非，無可無不可。積極的人生，消極的人生，誰能決斷說積極是對的，或是消極是對的，那麼我出神些什麼呢？我不明白，我自己也不很明白。也許我是笑有史以來所有的人們，都在踴倒這個，那個上前去。這樣下去，一部很莊皇的歷史成就了。你想吧，多少又堅又冷的石碑底下壓着的骸骨，或則還有幾架在地下正高呼着為自由而戰，為和平而奮鬥啊。但是可憐的死屍呀，他們何嘗知道死來？雖則現在是死了，但他們活

的時候沒有了解死呀。我向你大聲地說一句吧，所謂革命，所謂奮鬥，不過是平凡生活中一種有趣味的遊戲吧！——我想一切都不要認真了，宇宙萬物，是空，是實？不空，不實？佛說五蘊皆空，不有不空，色色相相，空空如是。

你又在冷笑我了吧，在咀咒我了吧。冷笑吧，咀咒吧，我在前見了這樣信也要冷笑，也要咀咒的。我的朋友呀，人生不是永遠在冷笑中，在咀咒中玩把戲嗎？

我在當初也和多少青年一樣——其實現在仍和多少青年一樣——我曾有過很大的希望，也曾作過空漠的幻想。但是現在呢，陰沉的社會不讓我們希望，壓在頭上的苦痛，不准我們幻想。末了就是一個死來了結一切。

也許是我在等候著死吧，這都沒有關係。我決不是怕死的人，和一般人一樣。看，這是怎樣的社會？隨處是崎嶇的山道，社會的不平等正等於這地球的有缺陷一樣！多少人在坐汽車，多少人在工廠

裏抬着冷冷的鋼鐵？這少數人所統治着的世界啊，這是有錢人享樂的時候。不要再醉生夢死了，這單調的人生，你們都是盲目的泥丘在污泥裏不能自拔哩！想想看，還有什麼是可留戀的，像這樣無希望的生活，這無希望的腐屍的生活！

我呢，我的瘋狂已經發作過了，我的把戲已經玩得夠了——這就是說，我的生活已經足够了，難過不是麼？在這樣的畸形的社會裏！

但我並不悲哀，也不失悔。有所失才有所悲哀，有所做差才有所失悔。但我們做了些什麼呢？我們是兩手空空地來，還是兩手空空地去；我們並不要做什麼，實際上也做不了什麼！

至於當時的把戲呢，那確實使我快慰過來。我叫着自由，我奮興得沒有止息的辰光，我本來是要藉着我們的血去把我們永久的自由找來。現在是到了盡頭了，在我的面前是一塊白紙黑字的招牌，上面寫着“此路不通”四個字。

其實我也並不是希求你的同情，當然你也不